

小小说

宋朝的食指

■戚富岗

在暖暖的阳光里，宋高宗把自己的一只手掌举到眼前，用直直的目光使劲地触摸，然后把深沉沉的目光重重地压在五个手指上，点一下食指念叨一声岳飞的名字；点一下中指念叨一声韩世忠的名字；又分别点了一下无名指和小指，哼了声“张俊、刘光世”，最后他把目光定格在了高高翘起的大拇指上，脸上浮过一抹微笑：你们啊，还不得乖乖居于我之下！

宋高宗脸上的微笑一层荡过一层，耳边传来尖着喉咙的嘟哝：“今天又有几本弹劾张大人的折子，他是不是做得太过了点儿？整天都在变着法儿地捞银子，是不是想把整个临安城都吞下去呀，也不嫌撑得慌。”宋高宗脸上的涟漪逐渐僵在了那里。这个张俊心眼儿简直就是银子做的。唉，刘光世又能好到哪儿去呢！两只眼睛虽说盯得不全是白花花银子，却是美人、美人、美人……这个刘光世啊，上了战场却只知道掉转屁股，撒开俩腿没命地跑。韩世忠在战场上是有两下子的，可他对美人的钟爱比起刘光世虽有不及，却也是身边总离不了美娇娘。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岳飞了，不爱银子，不爱美人，也不惜死。

宋高宗又一次将自己的目光移到五根手指上。自己当然毫无疑问是拇指——老大。刘光世当是最小的小指，只能凑份儿吓唬人，能顶个什么屁用！张俊配的个无名指简直再恰当不过了，无名指就是用来戴金

戒指的，与金银珠宝天生有着不解之缘。中指就是韩世忠了，作用也不小啊。想过这些之后，宋高宗满含深情地把食指举到离自己的眼睛仅有一根手指长度的距离，念叨道：“你毫无争议就是朕的岳飞岳将军了，对我大拇指而言，自然是你的作用最大。没有你朕怎么拿起御笔在奏折上写上‘准’还是‘不准’？怎么把斟满甘甜美酒的杯子高高举起？怎么拿起玉箸把可口的珍肴送入口中？”

当美酒和珍肴闪过宋高宗脑海的时候，一个念头也在宋高宗的脑海中闪现：我应该让“五个手指”聚到一起，很应该的。

美酒自然是上等的美酒，珍肴自然是上等的珍肴。宋高宗满脸喜悦道：“喝酒！”张俊、刘光世他们就急忙举起酒杯。宋高宗说：“吃菜！”张俊、刘光世他们就赶忙让宋高宗先请。宋高宗让歌舞再来一曲，张俊、刘光世他们就拍着双手夸赞歌美舞美乐美。宋高宗脸上笑容绽放得如酒杯里的涟漪。他的唇齿间跃出一连串的“赏”。张俊、刘光世忙连不迭声一连串的“谢万岁”。

只有岳飞好像并不怎样激动，既没有满脸的欣喜，也没有满口的感谢。

这个岳飞，他的脑海里此刻一定装的还是什么“迎回先帝”、“收复中原”……若是此刻，给他一个讲话的机会，他一定又会慷慨激昂，激动得浑身发抖，什么“不可沉湎酒色”、“奋发图强”，一串儿一串儿的。

唉，世上有几个像你岳飞一样的人，冷冰冰的这也不爱，那也不好。也就你岳飞敢对我不恭不维。什么不爱财不惜死的，我明白了，他什么都无所求，自然就什么都无所惧，自然也就不会老老实实遵守游戏的规则。宋高宗脸上的灿烂旋即四散开去。

在入夜的烛光里，在张俊、刘光世他们离去后的寂静里，宋高宗举起手掌的时候很用力，他的有着几分疲惫的目光又开始在五个手指间徘徊、游弋。白花花银子，谁不爱呢？张俊他不是吞，是啃！让他啃吧，他就是只馋嘴的蚕，想让蚕吐丝，不给它几片桑叶怎么行呢。可我大宋朝是大无边际的山，可不是一片桑叶。张俊啊张俊，你简直有些可爱。刘光世啊刘光世、韩世忠啊韩世忠，你们真懂得生活的乐趣。小指、无名指、中指，真好！当朕要把你们握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会都服服帖帖地伏倒在朕的掌心里。可是，那个食指，每次都不是那么乖乖听话。做事最多的是你，可和我大拇指磕碰最多的不也是你吗？无数支充满愤怒的利箭从宋高宗燃着熊熊火焰的眼睛中射出，贴着鼻尖，冲向了那根曾做出无限贡献的手指。

那一夜，宋高宗看见一只残缺了食指的手掌，在黑暗中增大再增大，直到如同一棵被砍去了枝丫的树，在风中摇摇晃晃，又轰然倒了下去。

散文

是星，不是寓言

■王天瑞

一天，一位文学老朋友，乘坐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赶到我家，送给我一本厚厚的书，很动情地说，这是一本新出版的书，他刚刚读完，感觉写得不错，劝我也读一读。

我惊奇又惊喜，邵远庆又出版一本书啊！

《乡村寓言》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我读啊读啊，脑海里云卷霞飞。

2001 年，某一天，我在追踪我区文学作者创作中，意外发现，有位叫邵远庆的，其小小说在广西、四川发表后，引起当地文学家的热情评论。我经过调查，看到一幅美好的图景。邵远庆，1996 年，发表作品 1 篇，《送匾》，这也是他的处女作，刊登在 1996 年 10 月 25 日的《周口日报》上。1997 年，空白。1998 年，9 篇。1999 年，13 篇。2000 年，18 篇。2001 年，32 篇。发表的报刊有《广西文学》《四川文学》《文学故事报》《古今故事报》《通俗小说报》《今古传奇》《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读者》……这些都是快的大报大刊。对这样起点高、进步快、前途无量的作者应该大力扶持。经过党组同意，我以地区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名义，组织召开“邵远庆小小说作品研讨会”。我从邵远庆发表的作品中，挑选出 15 篇，打印成册，分发给参会的 50 多位作家，以供研讨。大家对邵远庆的作品，有表扬，有批评，有建议，有希望。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也许，这次研讨会起到了鼓舞、激励、鞭策的作用，此后，邵远庆的小小说流水作业般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上。2006 年 7 月，他的小小说集《容不得半点砂砾》顺利出版。

邵远庆原在一个不大的工厂上班，还任副领导。他有时安排完工作，便忙里偷闲，关上门做贼般写上几页，那时条件差，房间里热得像蒸笼，吊扇开小了散不去热，吊扇开大了把稿纸掀得呼呼啦啦响，他索性光着膀子，汗流浹背地埋头苦干。他最喜欢过节假日，因为工人都休息了，他可以挥洒自如了。然而好景不长，有人跟正领导打小报告，说邵远庆不务正业。班子开会时，正领导旁敲侧击地狠狠敲

打一顿。于是，他的创作便由公开转入地下。

改革大潮汹涌澎湃，邵远庆的工厂也随着潮流由公变私了。男人的肩上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邵远庆为生活所迫，只好八方奔波——干记者，当编辑，闯市场，做生意，远征南海售书，再赴公司担任经理……我想，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生活不能过于贫寒，过于贫寒就失去了创作的基本条件，但也不能过于舒坦，过于舒坦就失去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还想，生活的曲折和坎坷是金光闪闪的宝贵财富，也是汨汨流淌的创作源泉。邵远庆终于有了忙忙碌碌的工作。随之而来，他的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喷薄而出，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北京文学》《安徽文学》《莽原》《雨花》《雪莲》……2013 年 6 月，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乡村寓言》隆重出版。这月，邵远庆还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之所以说“隆重”，是因为真的隆重。在《乡村寓言》的封面、封底上，隆重地用黑体字标示着“中原之星文库”。在书的扉页上，隆重地写着“中原之星文库”编委会主任，李佩甫，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编，何弘，河南省文学院院长。在书的总序中，隆重地申明中原之星文库的编选宗旨：“在全省范围内，选择有一定创作水平和发展潜力的作者……将其优秀作品集结出版。为保证作品质量……河南省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由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的丛书编委会……以票决方式推选出入选作者、作品。”丛书出版后，河南省文学院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又隆重地联合召开了首发式。

有奋斗就有收获！邵远庆和他的《乡村寓言》，是首次入选“中原之星文库”的 10 位作者、作品之一。邵远庆成了“星”，可喜可贺！

不过，我请那位文学老朋友，向邵远庆转告我的话：“是星，不是寓言，但今天，你只是一颗普通星，还不是明星巨星，你看，明星巨星正微笑着向你招手哩，奋斗吧，也许明天你就能成为明星巨星。我仰望着文学的天空！”

诗歌

昆虫记

■徐桂荣

蛐蛐

堂前。阶下。屋角。拐弯处
夜色初初落下，就有一两声清吟溅起怯怯的，弱弱的
有些羞涩，有些慌张
之后是三五声，八九声，十来声一起试着，将弦音由低调至中你一声我一声，我一声他一声对吟，呼唤，应答，酬唱
交织在一起
却始终这般舒缓，柔和，清激
在红尘的最低处
像平地而起的一丝丝微风
轻轻翻动着夜色
最后，玩耍的孩子累了，回家了
最后，枕上的耳廓倦了，响起了鼾声
人间灯火相继睡去
夜，更深更浓
成为宽阔无边的河床
任由这些清吟，肆意地
漫上来，漫过来。漫向草坪，庭院露台，一个个起伏的梦
成为潮。潮汐。无休无止地涌动
“唯恐夜晚太短暂
不能耗尽全部灵魂”
大自然的歌者，总是藉由这倾情的颂吟来诠释生存之道，生命之美

客人

一只小蜗牛不请自来
在周末，成为我的嘉宾
它不觉得自己小
也不觉得自己慢，自己笨
不卑不亢地背着自己的小房子
背着自己全部的家产，家什
来到我的门前
在一枚合适的草莓叶子下，安顿下来
似乎我的家就是它的家
我的田就是它的田
我的草莓就是它的草莓
先歇息一会儿
然后开始悠闲优雅地漫步
和我一起，等着草莓果子
一粒一粒，慢慢地红，慢慢地熟
慢慢地，在五月浓烈的阳光下
散发着甜蜜的气息

竹节虫

我也是竹子。我是一小截会奔跑的竹子
长着竹子的皮肤。色泽。节
六只脚是六须竹子的根
以此来触摸大地，吸收养命的水分

我是一小截会奔跑的竹子
俯下身子：虚怀，质朴，低于尘埃
立起来：高风，亮节，卓尔不群
具有竹子所有美好的品质与品德

我是一小截会奔跑的竹子
穿着虫子的肉身，往来于竹子与竹子之间
竹子与梅、松等君子之间
传递风，花香，季节流转的信息

我是一小截会奔跑的竹子
我是竹子领首俯仰间，一不小心
遗落在草窠枝叶间的，一小截梦。或幻影

一只蝴蝶

着一袭白衣，在阴郁
而空旷的天空下，麦田上
不停地飞

她飞得那么轻，那么快乐
舒缓有致
卷起一痕小小的漩涡

她在自己的漩涡里沉浮
顾不得将雨的沉闷和阴郁
更看不见我



■朱秀兰 书法作品

运粮河 (外一首)

■周存亮

您是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转身时
不小心跌落的一粒红尘

我吮吸着您的汗水
长大，以子民的虔诚
遥想当年北上的粮船和粗野的号子

沿岸的故事和传说
像被鸟啄不尽的草籽，千年来
在裸露的河床里一茬又一茬地疯长

钉子

我叮叮当当敲一颗钉子
把心目中的偶像，挂在
洁净的帐子旁

一不小心，钉子
钉进了心坎，我默默挂上一幅画，背景是
村头，人物是爹和娘